

当年执教“同桌的他”

1975年11月初,我被指派到邻村一个学校担任民办教师。校长让我接手七年级(相当于现在的初中毕业班)的语文兼政治课。

初次登上讲台,难免有些紧张。正当我低头打开点名册准备点名时,突然听到课堂上传来“噗嗤”的笑声。难道是我哪里做错了吗?疑惑中,我抬头探寻笑声的源头,也禁不住笑了。原来,我们村和我同时上学的同桌——一位半大小子,如今却坐在学生中间,居然成了我的学生。

下课后,好奇的学生们把我那个当年的同桌团团围住,刨根问底。“这不明摆着吗,人家学习好,我学习不好;人家跳过两个年级,我留级一年。正好人家高中毕业了,我上初中毕业班。”那个年代实行的是小学五年,初中、高中各二年的学制,所以才有了这样的巧合。

当时全校老师挤在一个办公室办公,为了不干扰别人办公,老师找学生谈话都是在宿舍里。特殊的“师生”关系,引出不少故事。一天放学后,他说有事找我,于是在我的宿舍里,我

俩展开了一场特殊的谈判。这次谈判达成的共识:第一,作为学生,他尊重我这个老师,决不给我出难题;第二,作为老师,我照顾他的尊严,课堂提问不点他的名;第三,作为小时候的玩伴,互相尊重,决不在学校传播小时候那些“糗事”。

因为我对他照顾,其他老师多少受到了影响,也给他一些“优惠”政策。因此,他也有一些优越感。一次,周末放学,我骑自行车回家,刚出校门,就听到“嗖”的一声,车后座上上来一个人。我扭头一看,正是那小

子。“立起,在学校叫你老师,总觉得不好张口;不叫老师,又不知道叫啥好?”我灵机一动,说:“叫老师多别扭,干脆你就叫我哥吧!”其实,论辈分,我得叫他叔。在农村,侄子让叔叫大哥是常见的玩笑话。他一听,觉得不对劲,抡起拳头砸我后背,说:“你可别惹我,进了咱们庄,我就有法治你了!”我赶紧收场,说:“别闹了,不然车子倒了,会摔坏我三奶奶的老疙瘩……”

48年过去了。我和我当年同桌间的这段鲜为人知的故事,今天首次公开。艾立起/文

多亏了一本书

1972年底,我被分配到一家生产汽车轴承的部属工厂工作。厂里看我是“老三届”高中生,有点儿文化基础,就安排我跟一位八级钳工师傅“以师带徒”学机修。经过师傅两年的“传帮带”,我渐渐掌握了厂里各类机床的修理技术。

后来因为生产需要,上级部门调拨来一批先进液压机床。没料到,我师傅因文化程度受限,对修液压机床力不从心。面对失去“拐杖”的危机,我只能拜书为师,自学液压知识。

接下来,我利用休息时间,不断去图书馆、书店和厂技术室,查阅了大量液压机床技术书籍和图纸。有一天,在新华

书店,我意外发现一本新出版的专业工具书——《机修手册(液压部分)》,真是喜不自胜,便欣然买下,回家“开夜车”恶补了一番。

那时,我住厂里的集体宿舍,趁室友晚饭后出去打牌、聊天,我钻进蚊帐里边啃书边做笔记。书中大量的理论知识和实战案例,像一把把智慧的钥匙,为我解开了修理液压机床遇到的一道道难题。

不久后的一天,金工车间主任袁师傅请我去修理一台液压内圆磨床,并且告诉我,机床毛病复杂,前边已有机修工修过了,没修好。我顶着压力,拎起铁皮工具箱,跟随袁师傅

来到磨床旁。无巧不成书,出故障的这台磨床操作工正是我的初恋女友。当时,我俩的关系尚处在保密阶段。见面后,我忽然感觉心脏乱跳,眼神慌乱,脸色也莫名其妙地红了起来。女友看出我有些紧张,她倒是不慌不忙,一边启动机床,一边慢条斯理地向我介绍机床故障。

女友落落大方,让我很快镇定下来,恢复了常态。在女友面前,我使尽浑身解数,想尽快找出机床的毛病。可是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,我围着机床转了好几圈,还是一头雾水。此时,多亏《机修手册》向我的大脑输送知识,提示怎样运用故

障排除法,抽丝剥茧,一步步查找液压机床的病因。我随即按图索骥,不到半小时,终于发现导致机床抖动、磨削精度不高的病根,原来是隐藏在油缸里、紧固传动连杆的螺母松动了。

故障精准排除,磨床运行恢复正常,轴承内圆光洁度达到标准,女友脸上绽放出迷人的笑容,她及时递给我一块干净抹布,让我擦去满手的机油,并且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声:“谢谢你,还是你聪明!”算是对我工作表现的最高褒奖。我听了,心里比吃了蜜糖还要甜。因为读书受益、学有所用,让我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信心。

汪恩久/文

朝花夕拾

种香菇

上世纪80年代中期,我在一所山村小学读书。那时,我们那里家家户户都种香菇。和现在大棚种植不同的是,那时根本没有什么袋料,而是采用最原始的方式种植。

那时,山上大多还是原生态的森林。朴实的山里人都明白靠山吃山的道理,不敢随意破坏植被。他们从“野山”区域伐来花栗木或者板栗木,锯成一米左右的树段,每隔几厘米打孔,把菌种植入,然后用桐麻树皮打成盖盖上,敲打紧实,搁置在阴暗的屋里,保持一定的温度和湿度。

培育一段时间后,就可以移到室外的菇棚。小小的香菇一天天探出头,有的像花骨朵一样有着白色的花纹,这是上等的好菇,可以卖出好价钱。那些没有花纹的,呈灰褐色,价格就要低很多。

我读书时要勤工俭学,每周都会安排半天时间去劳动。生长在菇乡的我们,当然也要种香菇。每个学生每学期都要从家里带5筒种好的段木到学校,统一管理,所得收入就是每个班的班费。

这么多年过去了,我还记得自己亲手种植的香菇冒出第一朵时的情景。我们边劳动边学习,这是那时候的山村孩子特有的幸福和快乐,那么淳朴,那么简单。苏应纯/文

图说往事

与同学合影



1986年7月,我从一所乡镇高中毕业。当年高考,我所在学校的两个文科班有4人分数超过大学本科线,并顺利被大学录取。其中,吕永国上了山东大学,我上了山东师范大学,我们都在济南市。我的大一是在山东师大北院度过的,山东师大北院与济南黄河大桥相距不远。开学两周后,吕永国来看我,我与他一起游览了黄河大桥,并拍摄了这张合影。图中戴眼镜者是作者本人。马玉顺/文并供图

吃煮玉米引风波

现下,鲜玉米大量上市。此情此景,不禁使我想起少年时的一幕。

1946年,母亲在屋后菜园边上的边边角角,种下20多棵玉米。鲜玉米能吃了,连同现挖的土豆,母亲煮了一大锅。没成想,爷爷看到不乐意了,埋怨母亲不会过日子。爷爷说:“一穗苞米长成了有七八两,足够单人一顿饭,若是青吃,两三穗很容易下肚,这样多浪费?孩子不懂事,你也不懂?”母亲听后随口说:“那也不是大地种的,孩子一年到头巴望着……”她知道爷爷节俭成癖,不敢去大地摘,自觉没啥错,认为老人管得太宽。没想到,这平淡的两句话却触犯了爷爷的权威,他大喊大叫,连说带骂,不依不饶。父亲急忙从外面进来“熄火”,不问青红皂白,随手给了母亲两巴掌。

母亲受了委屈,先是大哭着数落,后来又饮泣不止。我和姐姐拉住父亲,父亲也就借坡下驴了。其实,父亲

并不认为错都在母亲一边,但他不得不给爷爷一个台阶,免得自己落个不孝之名,受苦的只有母亲。当晚,母亲一口饭也没吃,眼睛哭得通红,我一直陪在她的身边。虽然我一向爱吃煮玉米,可当晚却觉得没味儿,怎么也咽不下去。日后多年,我对鲜玉米兴趣也不大。

此事已过去70多年,回想起来却恍如昨日。特别让我困惑的是,不明白这场小风波到底该指责谁?后来我才明白,这都是贫穷造成的。

李秀石/文

告读者

本报为您提供个人出书服务。出书类型包括:个人传记、各类文集、影像精华等。价格优惠,品质上乘。

咨询电话:0311-88629395、88629317



图说
价值观

节俭传下去 中国万年福

富强 民主
文明 和谐
自由 平等
公正 法治
爱国 敬业
诚信 友善



河南舞阳 张新亮作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